

编者按：2005年9月，恰逢本刊公开发行业百期。承蒙国内中东问题研究和阿拉伯问题研究的前辈、同行学者和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委员会主席的抬爱，赐寄贺辞，他们都肯定了本刊20余载来的办刊宗旨和努力，也热情地鼓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在由衷感激他们美好祝愿的同时，心里一直在提醒自己：对比兄弟刊物的进步和成绩，距离时代的要求和学科的发展，本刊相形见绌之处，实不知凡几，即鲁鱼亥豕，尚时有出现。在此，谨借百期之机，一吐衷曲，期盼着国内外的友人、同行专家、资深学者和年轻才俊，继续帮助我们，在本刊努力提升学术含量的过程中，慷慨提供、推荐各种研究心得、课题成果，为把这块专门从事阿拉伯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园地办成一个具有能代表我国水平的学术平台，我们会继续介绍阿拉伯国家学者对某一问题的论述，更希望刊登国内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如能实现，则本刊幸甚，中国的阿拉伯研究幸甚。

百尺竿头 更上一步 ——贺《阿拉伯世界》发行百期

杨福昌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科威特、埃及大使，外交学院院长)

《阿拉伯世界》已出版100期，我是它的忠实读者，谨在此表示衷心的、热情的祝贺。百期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祝愿它百尺竿头，再上一步，不断发展，取得新成果。

中国研究阿拉伯事务的专家、学者很多，既有中、阿亲密关系的背景，又得益于中国深谙阿拉伯语者众多，直接接受阿拉伯文的信息快捷，同阿拉伯学界交流方便，此皆得天独厚之处。因此，中国对阿拉伯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有关阿拉伯问题的书籍和专业刊物也相当不少，反映了中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繁荣景象。

《阿拉伯世界》以其独特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研究所集聚了不少研究中东问题的精英，他们大多懂阿拉伯文，有在中东国家学习或工作的经历，这样就集理性和感性知识于一身，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它有一个很强的编辑委员会，以朱威烈主编为首的编委们，不但学术造诣高，也有很强的对外交际能力，他们同阿拉伯国家驻华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同阿拉伯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也有频繁的交流，这就使他们研究的资源持续不断，并永远是新鲜的；它同国内的研究工作者有着广泛联系，所以它的文章丰富多彩，可读性很强，既有老大使们对中阿关系的珍贵回忆，也有老师们对语言文学和中阿历史的潜心研究，更不乏学者们对中东形势发展的跟踪、

分析及评述，还有令人感兴趣的一些对外学术活动的报道。

这是第一本在中国直接以“阿拉伯”为名的刊物，它既关心阿拉伯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变化，也很重视中阿关系的发展。中阿关系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把中国同现在中东地区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于唐朝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在公元 651 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对这一漫长时期的中阿交往，中国学者著述甚丰。《阿拉伯世界》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文章，其中一位作者为此于 2005 年获得了埃及高教部的表彰奖。相比较而言，人们更关心双方当代关系的发展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埃及，两国于 1956 年 5 月 30 日建交，明年是中埃建交 50 周年，也象征着中阿关系发展的 50 年。纵观这半个世纪中阿双方历史上写满了相互尊重、合作、支持，而没有任何纠葛、矛盾，这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史上，特别是一国同多国集团的关系史上，都是少见的。《阿拉伯世界》对这种良好的关系作了充分的展示，2005 年第 1 期上发表了两位大使写的回忆杨尚昆主席 1989 年 12 月访问埃及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明确指出，这是当年天安门事件后为打破美国的封锁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埃及顶住了压力，接待杨主席，并对中国对事件的处理表示“理解和支持”。杨主席访埃后，接着访问了摩洛哥。读者可从《阿拉伯世界》刊登的两篇文章中了解到访问埃及的一些详细情况，这在当时形势下体现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意义重大。当然，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维护主权的事业中，也给予了巨大支持。这是中阿关系 50 年的主线。

《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平台，供学者交流。我曾在刊物中阅读过许多关于中东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分析深入，读后很受启发。我已不再搞阿拉伯文字工作了，但在刊物上看到感兴趣的语言研究类文章，也会浏览一下。大使们写的回忆性文章，更愿意读一下，因为有些事情也是我亲历的，会引起一些联想，如 1989 年底杨尚昆主席访问埃及的文章，让我回想起了一次办案最快的经历：就在机场送行时，代表团和送行的领导就有关问题经过再次研究，做了一个新决定，按规定要进行报批，我由机场赶回部后，立即起草文件、签批、上呈，结果几个小时就批了下来，这是我经历的文件周转最快的一次。

人到百岁，已入耄耋。刊物至百期，正值青春。《阿拉伯世界》也是由小到大，从幼年到青年，一天天成长起来，取得今日成就，是努力的结果，值得庆贺。我深信，第二个百期一定会比第一个百期更好、更精彩。

* * * * *

احتفالا حارا بالعدد ١٠٠ لمجلة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贺《阿拉伯世界》百期

翟 隽

（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前驻利比亚大使）

《阿拉伯世界》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以介绍、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自创刊以来，历经 25 载春秋，贵刊为提高中国的阿拉伯研究水平、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坚持融汇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办刊宗旨，以严谨的学风、务实的精神、鲜明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信任和支持，成为帮助国人认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窗口和推动学术交流的一块园地，也为从事对阿工作的各界人士提供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十几年前，我也曾借贵刊发过几篇小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将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印成铅字的经历，当时那种兴奋和新奇至今难忘。此后由于工作原因再无此机会和能力。但作为一名忠实读者，我从《阿拉伯世界》中经常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不断学到新的知识，对我所从事的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工作大有裨益。欣闻贵刊将更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相信这一重要转型将进一步大大提升贵刊的智库作用。

在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相信，随着中阿交往与合作的不断拓展，贵刊作为传播中阿友谊的桥梁和促进中阿合作的文化纽带，也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办出特色，办出活力，办出水平，为读者奉献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加强中阿学术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的祝愿

萨利赫·布埃宁

（阿拉伯驻华大使委员会主席，卡塔尔国驻华大使）

我非常高兴也十分荣幸，能在《阿拉伯世界》创刊百期之际，以卡塔尔国驻华大使、北京阿拉伯大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表示最热烈的衷心祝贺。真是机缘凑巧，碰上这本先驱性刊物百期纪念之时，我还在友好的中国，这个我们大家都满怀崇敬的国家。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一直关注着《阿拉伯世界》坚持不懈地发表的资料，这使我对全心全意负责这座重要文化桥梁的尊敬的朱威烈教授，对以他为首的大学者们作出的努力敬佩不已。今天，他们是值得尊敬和颂扬的，他们付出的是远离聚光灯的艰辛，就像是在这条重要

的文明文化河流中搏击的无名战士，内心铭记着他们承担的这份职责，通过向中国读者提供了解、论证阿拉伯文化、思想、文学和文明生活的丰富资料，以证实他们笃信沟通阿拉伯、中国两大民族的文明文化使命感。

在京的阿拉伯大使委员会始终十分关注阿中关系中的文明文化层面，因为那是我们两大友好民族总体关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出于对此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大使委员会提出过许多这方面的倡议，通过与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今后也还将继续作出努力。阿拉伯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已建立了“阿中合作论坛”，它将为双边关系中的这一重要方面的交往奠定强有力的基础。我们相信，这种合作是我们当前能引举的最好例证。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又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过去和现在都为丰富人类文明作出过贡献，在国际事务中一直相互理解和支持，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在注视中国漫长的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她已实现的现代化进步时，我们阿拉伯人也深为这个友好的国家骄傲和自豪，她的生命史和文明史是用光彩照人的文字谱写的，她年轻的一代和未来的后代将继续从这伟大的文明遗产中汲取营养。

最后，我们要向《阿拉伯世界》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祝福。希望这座文化平台继续沿着她选定的履行自己崇高文化使命的文化文明道路，不断取得成功。

利用发展机遇，繁荣阿拉伯研究 ——贺《阿拉伯世界》创刊 100 期

杨 光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所长，研究员）

《阿拉伯世界》已经走过了 25 年的历程。我涉足西亚非洲研究不久，就听说了这份刊物的问世。最近几年，《阿拉伯世界》编辑部定期给我寄送这份杂志，使我进一步增加了对它的了解。欣闻它即将发刊第 100 期，我谨表示由衷的祝贺。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高兴地看到，《阿拉伯世界》自创刊以来，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联系全国研究中东和阿拉伯问题的专家学者，不懈探索，进步很快。它信息丰富，版面活跃，质量不断提高，为渴望了解阿拉伯世界的人们开启了一扇窗口，也为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一片园地，为增进国人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做出了贡献。

中东和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长期受到科研人员关注的地区。这一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场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三洲五海”的地理位置和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它成为大国图谋世界霸权和战略资源的角逐场所。在冷战时期,它是以美苏争夺为标志的东西矛盾和以石油斗争为标志的南北矛盾的交汇点。冷战结束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三大局部战争的爆发,以及围绕这些战争的大国关系变化,又使它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舞台。在这个地区,历史遗留的宗教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区冲突绵延不绝,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独树一帜。所有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阿拉伯国家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友好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争取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冷战结束以后,双方关系发展加快。不仅在政治上相互支持,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从20世纪末开始,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进一步突显。

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这一地区对中国战略意义的增长,为我国阿拉伯世界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刊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更高的要求。作为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一名研究者和中东和阿拉伯研究刊物的办刊人,我愿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阿拉伯世界》的同行们共勉:利用发展机遇,繁荣阿拉伯研究,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影响,更好地为国家发展服务。

祝《阿拉伯世界》越办越好

杨怀 中

(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回族研究》主编)

欣逢《阿拉伯世界》创刊100期,作为读者,我们非常高兴,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阿拉伯世界》创刊伊始,就受到回族人民的欢迎。刊物介绍了阿拉伯各国的历史、现状、经济、文化、风俗民情,这方面的内容是回族人民所关注的。尤其是有关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的兴起、传播、发展、教义、人物评价的文章,更受到回族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相关研究人员的普遍欢迎。这个刊物在回族人民中有较多的订户。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如林的局面中,《阿拉伯世界》长期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严谨的学风,显示了刊物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位。值此庆贺《阿拉伯世界》创刊100期之际,祝愿你们继续发扬已有的办刊传统和宝贵经验,将《阿拉伯世界》越办越好。

祝《阿拉伯世界》长命，常青！

仲 跻 昆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有个习惯：逢“十”要庆，逢“百”要大庆。孩子满百日，要过“百岁”；老人真到了百岁华诞，那庆祝会一般可非同寻常。我们北大的百年校庆，我至今记忆犹新。《阿拉伯世界》到了一百期，当然也该庆贺一番。我从1956年考上北大学习阿拉伯语算起，至今也有半个世纪了，又是《阿拉伯世界》的老读者，还写过一些稿，在这个大喜的日子，总该写点什么，算是我送给《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贺礼”。

孩子过“百岁”时，太小，还不懂事；老人过百岁生日时，如果身体还健康，脑子不糊涂，那是难得的“人瑞”。《阿拉伯世界》满一百期，历时20余载，风华正茂，犹如妙龄少女，婷婷玉立，楚楚动人。不信，你可以把一百期的《阿拉伯世界》找出来，从头到尾排一下，就像一个人把从小到大的照片排一下那样，你会发现最早的《阿拉伯世界》就像光屁股婴儿的照片一样，虽然可爱，但又显得有些可笑，让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顺次看下来，你会发现羽毛未丰、稚鸟试飞的丑小鸭是如何变成羽毛丰满、志在九霄的白天鹅的。

《阿拉伯世界》是杂志。我很钦佩我的同行们当年创办这份杂志的勇气和魄力。因为我知道要办杂志的确不易，要办好，更加不易。有人告诉我：“办杂志，开始是人办杂志，到后来，则是杂志办人！”“杂志”英文叫“Magazine”，西方语言（包括俄语）对这个名词的发音大概都差不多。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的 Makhzin(المخزن)，原意是贮藏东西的地方，现在多用于仓库、货栈、商店、百货公司的意思。到了阿拉伯国家，我才明白阿拉伯人为什么把商店、百货公司称 Makhzin(المخزن)。原来他们的商店多是仓贮式的：有的前面是门脸儿，摆些样品，后面则是贮藏货物的仓库；有的则像我们当今的自选商场、超市，货物都摆在那里，柜台与货仓的作用合而为一。我觉得西方人借用这个词来来称杂志倒是挺合适的。细想起来，“杂志”可不就像一个仓库，一个商店嘛！只不过这个仓库贮藏的不是物件，这个商店出售的也不是日用百货，而是杂七杂八、分门别类的知识！当然，既然把“杂志”比喻作“商店”，那么，办一份杂志也就如同开一家商店，谈何容易！要把顾客（读者）当上帝！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趸来好货（稿件），组织好货源，联系好客户；有了货，还要精挑细选，加工整理，予以包装，让顾客喜欢，合乎顾客口味；要讲诚信，要创品牌，要精打细算，货真价实，既不能用假冒伪劣的货物坑骗顾客，也不能不讲究成本，不顾盈亏……办商店是这样，办杂志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你就会明白，我说我钦佩办《阿拉伯世界》杂志的同行，绝不是客套！

阿拉伯人似乎更理解“杂志”的意义、“办杂志”的价值。他们大概觉得把“杂志”比喻成“仓库”、“杂货铺”太庸俗了，把办杂志说得同下海经商差不多，颇有些有辱斯文。可能

在他们眼中,“杂志”是一种伟大、崇高、了不起的东西,“办杂志”也是一件伟大、崇高、了不起的事。你瞧,阿拉伯人本身不把“杂志”叫成“Makhzin”(المخزن),而是称之为“Majallah”(المجلة)。懂阿拉伯语的人都知道:“Majallah”(المجلة)这个词原是“Jalāl”(الجلال)或“Jalālah”(الجلالة)的空间名词或是“米姆词根”,而后者正是“伟大、崇高、了不起……”或诸如此类的意思。

我这样解读阿拉伯文的“杂志”(المجلة)一词,你别说我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我说这话是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如果把杂志比作“仓库”、“商店”,那么它贮藏、出售的是“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份杂志,特别是一份好的学术性杂志就是一个小资料室,一个小图书馆,你可以从中查阅到你需要、你感兴趣的東西。

在我看来,一份杂志,特别是一份好的学术性杂志,不仅像一个小资料室,一个小图书馆,它简直就是一间没有课桌的课堂,一座没有围墙的学府。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名家是自学成才的,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学校,进过课堂,可是若说他们没读过书,没看过报纸、杂志就成才了,打死我都不信。在某些国家,要想成为大官、大款、大腕,不读书,不看报纸、杂志,也许可以,但要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却不读书,不看报纸、杂志,那也许只能是《一千零二夜》的故事了。本人虽然不才,却也有些亲身体会。我从小到大,该上的学校倒也都上了。但细想起来,我学得的知识究竟是来自学校、课堂、老师的东西多呢,还是来自校外、课外、老师之外——我指的是课外读物——书籍、报纸、杂志的东西更多?就很难说。要说前者不如后者多,怕老师们会说我“忘恩负义”;如说后者不如前者多,又怕自己是在说谎骗人,不公平。我觉得一份杂志,特别是一份好的学术性杂志,的确就是没有课桌的课堂,没有围墙的学府。里面讲课的老师往往有的是自己未曾谋面却慕名已久的专家、教授;它比真正的课堂、学校的优越性在于:你可以随时随地“入学”、“转学”、“选课”、“退学”……用不着考试、办手续,也不必担心有人训斥、批评。在这种“课堂”、“学校”里,你甚至可以随时上课,半夜睡不着,可以点起灯,找一位你喜爱的老师,“听”他讲一堂你感兴趣的课题。你说,办这样的“课堂”、“学校”,还不伟大、崇高、了不起?

如此说来,《阿拉伯世界》这份杂志就相当于一座专门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又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科学、教育……)诸方面事务的专门院校。

阿拉伯世界实在值得深入研究,好好介绍。因为在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当时只有丝绸之路另一端的中国文化可与之媲美。正如黎巴嫩裔的美国学者希提所说:“在中世纪时代初期,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且同化了希

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从而唤醒了西方世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现代阿拉伯世界包括 22 个国家，其所在的中东地区已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热点。现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云变化，社会现实变革，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状、前途……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探讨、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肩负的作用可谓大矣！

《阿拉伯世界》是一份好杂志，越办越好，学术性越来越强。《阿拉伯世界》很有特色。迄今为止，据我所知，在我国专门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诸方面的学术期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我希望大家今后要更关心它，爱护它，支持它。值此《阿拉伯世界》百期之际，也希望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阿拉伯世界》百期感言

国 少 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阿拉伯语指导组组长）

100，说起来是个一般的数字，100 期，看起来也很平常，但《阿拉伯世界》的一百期，却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就。

《阿拉伯世界》从 70 年代末创刊，1982 年正式出版发行，至今已是一百期。期间，它曾经有过 16 开油印本、32 开铅印本、16 开铅印本、大 16 开铅印本几次换装；经历了创业、成长、成熟的不同阶段；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学术研究的拓宽与深入，《阿拉伯世界》也从知识性刊物发展到融知识性、学术性于一体，进而提升至今天突出学术性，兼顾知识性的学术性刊物。《阿拉伯世界》的学术性不断增强，学术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相关学术界、外交界、经济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及中国穆斯林读者的欢迎，投稿者的队伍日益壮大，读者群不断扩大，《阿拉伯世界》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正是迎合了双方需求的结果。

《阿拉伯世界》从第一期到第一百期，走过了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创业的艰难，资金的不足，人手的短缺，资料的匮乏，技术的困难，传播渠道的不畅……多么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其中的酸甜苦辣、艰难和压力，外人是难以体察到的。然而，《阿拉伯世界》编辑部的老师们坚持走过来了，他们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破解了一道道的难题，从中更加坚定了把《阿拉伯世界》越办越好的决心。是他们开阔的眼界，持久的恒心和睿智的头脑使《阿拉伯世界》走到了今天，迎来了 100 期的华诞。对此，我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从《阿拉伯世界》创办的第一期起就是它的忠实读者，间或也会为它投稿，我自信可以是它创业、成长、成熟的一个见证人。《阿拉伯世界》创办初期，虽然有些稚嫩、粗糙，但它毕竟为阿语界师生们开拓了一块处女地，使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在上面辛勤耕耘，

培植花果；它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它，我们了解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阿拉伯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化、文学和风俗习惯。《阿拉伯世界》不断成长、成熟，思维、视野日渐开阔，学术研究日益深入，它已经成为研究中东问题、中阿关系的一个重要论坛，并在对我国对阿关系决策提供有益的咨询，是学习、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语言文学的一所学校。它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指导了我们的学习；《阿拉伯世界》又是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学者、进行阿语教学的师生一个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才华，呈现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从事阿拉伯语语言研究者而言，《阿拉伯世界》更是独一无二的平台（因为其他刊物无法进行阿文排版），在它的100期内，刊发了阿拉伯语言文学方面研究的论文逾百篇，仅2000~2004年间，发表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就有约20篇。对此，我们应向《阿拉伯世界》表示由衷的感谢。

《阿拉伯世界》100期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可喜可贺！《阿拉伯世界》现在又有了更远的志向和更明确的目标，我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更加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一面旗帜 ——贺《阿拉伯世界》创刊百期

杨言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阿拉伯世界》从创刊到今天已经公开发行了百期。百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编辑们20多年的默默耕耘，意味着他们寒来暑往近万个日夜的无私奉献。

正是这个群体长期来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多年来的打拼与奋斗，才使这本刊物拥有了她今天的辉煌。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近年来这本杂志的内容与风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10年前或5年前相比，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其规范性日益完善，其学术性愈趋彰显，她正在由原来的知识性、学术性期刊向纯学术性期刊发展演变。

若干年前，主编朱威烈先生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的阿拉伯学研究，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该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的上外中东研究所及其旗下的这本学术期刊，已成为我国阿拉伯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其学术辐射力不断延伸，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展。

值《阿拉伯世界》创刊百期之际，我谨代表我的同事与学生们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继续高举中国阿拉伯学研究的大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续写辉煌。